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叅輯・拾伍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參輯・拾伍冊目錄

蜀龜鑑七卷首一卷〔清〕劉景伯撰

一

明史斷畧一卷〔清〕錢謙益撰

一〇九

戲靖教匪述編十二卷〔清〕石香村居士撰

一三五

岡城枕戈記二卷〔清〕陳殿蘭撰

二二七

國朝柔遠記二十卷〔清〕王之春撰

二七七

邊事彙鈔十二卷〔清〕朱克敬撰

五三三

庚子莽蜂錄三卷〔清〕不著撰者

七一一

〔清〕劉景伯撰

蜀龜鑑七卷首一卷

清咸豐刻本

蜀龜鑑叙



劉子輯明季遺聞馮子臺川題其籤曰蜀龜鑑名龜志亂也名鑑雖治不忘亂也明崇禎十七年大龜浮江三日成都陷國朝康熙十二年大龜亦浮江三日成都陷龜之告凶也信矣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亦未必不同此龜鑑所以名也客曰書繫蜀何以兼舉外事曰倣左氏也左氏傳魯春秋而詳晉楚是編詳內畧外將以見明所以亡清所以興闡獻所以起滅有如龜之先告鑑之坐照也不辨其亡則人不知世神熹流毒先中其子孫而後及其臣庶不表其興則人不知禍亂之作皆天之所以開聖人不并詳闡獻則人不知秦豫江楚之見屠亦以人事致之無異于全蜀此是書之所由輯也客曰經始于隱公元年正月書元者先儒所謂體元書正者穀梁所謂元年雖無事必書正月以謹始者也今始于嘉靖三年二月又始于天啓三年十二月于體元謹始之義謂何曰子不見經終于哀十四年春平傷哀無正終與世變不知其所終也爲謹始以正之而三代下之體元表正者莫如我朝尤莫如我

聖祖仁皇帝德位名壽亘古無儔以康熙元年正月終者于時爲否極而泰于義爲貞下起元慶萬古一逢之會也春秋有始無終是編

無始有終固時世使然亦未敢儼春秋也雖然營編比左氏傳追叙惠公與其季年二十有四年又叙至悼公四年而後止者紀至霸之終始是編起嘉靖三年又叙至康熙二十年而止者紀治亂之終始也且子亦知無始而有始者乎觀嘉靖議禮稅礦知三十八年爲天眷

高皇始觀萬厯稅監四出知三十四年爲天降闡獻始觀天啟魏闡弄權知崇禎元年爲秦寇陸梁始觀順治元年除明苛政爲國朝龍興始若夫雷震寢宮藩王自殲始也放隘口十三全川自陷始也成都民變士紳自禍始也總之以康熙登極爲本朝咸五登三之始亦何嘗廢謹始之義乎客曰今而後知吾子之善儼傳也又知吾子之善師經也何止爲一世之龜鑑乎遂書以弁首咸豐四年七月望後石溪居士自序于新都學署

凡例

咸豐甲寅復新都孝廉傅君理菴惠我以歐陽遺書瀝源義皆紀
獻亂事歐陽名直廣安庠生以順治元年被俘獻營三年獻謀
乃得逃所記省垣事皆日觀也瀝源囊李馥榮記通江人詳記
搖黃擾川東北二書刊十道光時從來紀獻亂者所未見同輩
遂勸予輯爲一書爰遍閱諸紀新繁費此度荒書郵縣孫瘦石
蜀破獍詳于川西而省垣猶畧丹稜彭縣吳蜀碧江南沈荀蔚
敘畧詳于川南畧于川東北必合歐李書事始畧備但其文頗
冗須刪潤乃可觀耳

新編

凡例

一

自獻逆屠蜀文獻蕩然無論明史採摭或未備嘉慶二十年復修
通志如成都城順治三年七月墮而志云崇禎末圯康熙初年
創修不得其年月况天荒地老文獻無徵之日乎至馬乾本昆
明人而疑爲吳縣李乾德功過不相掩茫無證據保甯知府項
璜死事烈卹與不加諸書皆不載何論賢奸得失乎是編明是
非昭法戒發潛德雖奸諛斷不失先聖之旨
是篇敬左氏體左氏以二十六條附于獲麟後此編以二十六條
弁于卷首始于嘉靖見天之所以毓

向皇次萬應免天之所以降闕獻次天啟見大亂之所以成始于天啟

三年十二月見秦寇之所由起穆光二帝不書穆世張居正爲
政光卽位一月例宜稱子從未成君例且有善政也崇禎始書
元年正月若在中葉視英憲猶賢非自古亡國之君比也

古同盟之國告赴必通故左氏謂不告則不書後世卽報猶古也

此編詳內畧外未敢蹈浮夸但事兼裨吏間以神異微末俗也

諸書惟彭孫有書法然昧微者不得書之旨如賊攻綿竹諸生王

鐸及其妻趙氏死之等殊堪詰冷茲并釐正之以存古法

春秋國滅君死之不書故公羊謂直書國滅爲亡國善辭奔執以

歸見殺書以責其失節與擅殺也此編他省不書本省書朱子

新編

凡例

二

待衰世意也然猶以慎擇書之

賢如劉宗周黃道周大節如孫承宗等欲書而不得既而思柳下

惠蓮瑗管晏皆不見于經始從畧

春秋王朝惟大夫書字自大夫以上書官而太宰名咺名糾諸侯

第書字而齊年鄭語名附庸有王命書字無則皆名義例森具

綱目無賢不肖皆名之恐不合經旨是編官氏名字皆酌之

錄賢又有書微者之義于突士書字叔肝無位書字叔姬失國書

葬是也宋文翼去官宿士敏舉人費密處士皆書字竊比于突

叔肝良玉官爵不名竊比叔姬至楊漣左光斗等以大臣書字

夫人而知之矣

明制封藩班軍一萬九千至少三千非多田祿不足給嘉靖以後
竭天下財賦不足給宗藩田賦屢加不專為賊寇而秦楚福蜀
擁厚賞為世指名河南武昌西安特書自陷以取法梁亡蜀藩
第書襲府陷兼責士奇庶幾內諱之音惟周王為狡

春秋叛臣如庶其卒夷等書名去氏以比外之林父燕向也先儒
不得其旨皆書氏此編叛亂無上皆去氏闕獻之部不書微者
也闕獻誅始書可望文秀來亨李定國獨書官氏取其一節也
劉進忠賀道南書氏亦以輕重為差

蜀鑑錄

凡例

三

王應熊不書卒李乾德晚歲不書官以其異于叛亂猶舊氏

荒裔如楚獄賊如賴虔其見殺書君書弒皆責以君臣之大分也
忠賢弒太妃自成弒烈帝可望弒主妻三柱弒永明緬甸弒君
比此義綱目書安慶緒殺祿山恐未定之論

沈有蔚謂蜀俗惡歐陽直謂風俗惡蜀君則謂忠孝節義多非關

俗惡由嗣昌驅賊二撫不備使然皆非也風俗不惡天罰不如

是之慘且酷此鄉人之戒也蓋發天遠無路即闕始于勢紳之
兼井欺陵熾于官吏之貪求需索此官紳之戒也洪永作法于
涼世神嘉目從其失此後世帝王之戒也

蜀鑑錄卷首

內江劉景伯石溪居士輯

是編竊比左氏左氏獲麟後類記二十六條杜氏預陸氏德明皆以為魯史舊文
欲以見

聖師之卒也是編以二十六條移置卷首欲以見

太祖高皇帝之生有明失德之終即

國朝受命之始也

明世宗嘉靖明亡于烈帝成于神熹而始于嘉靖故是
月罷大學士楊廷和召桂萼張璁入京師武宗正德十六年

蜀鑑錄

卷首

三月十四日帝崩皇太后張氏使太監至閣議所立廷和舉皇

明祖訓曰兄終弟及興獻王長子憲宗孫孝宗從子大行皇帝
從弟序當立廷和總政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師盡革弊政中
外頌新天子聖人且美廷和功獨以議大禮積忤帝意罷

論曰罷廷和召璁萼大往小來否象兆矣

秋七月逮豐熙等百三十有四人于獄

論曰有明士大夫元氣一傷于靖難仁宣孝猶能復之再傷于
議禮穆神不能養之三傷于魏閣黨禍而明社屋矣

三十有五年秋七月初稅礦神宗二十四年千戶仲春謂開採

給事程紹王言嘉靖二十五年七月採礦自十月至三十六年費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

論曰議禮朝廷元氣傷稅礦草野元氣傷亡徵兆帝眷移矣

三十有八年我

大清

太祖高皇帝生于建州右衛即俄漢惠之野萬曆世南昌張緒客遊遼左歸語

所親曰王氣在遼左矣見童卒伍多將相王侯其墓地三十年後皆當大貴東方其多事乎

論曰興獻王封安陸州正德二年帝生興邸時黃河清慶雲見

蜀輿記

卷首

軫冀望氣者言帝星明江漢豈可謂非天哉不常厥德朝野元

氣傷帝眷東顧

真人起白山黑水之間非一日之積矣

神宗萬曆十有七年春應龍以播州叛蜀亂始唐乾符三年南詔陷

播太原楊端應募平定世官其地八百餘年轄長官司六嘉靖中

應龍父烈仇殺長官攻剽十年為播亂始以未出竟不具錄應

龍以降慶六年嗣性雄猜阻兵嗜殺所居僭飾龍鳳用閩人鑒

妾雌鳳殺妻張氏屠其家妻叔張時照告變而黔主剿蜀主撫

應龍得稽誅肆行劫掠

論曰春秋有以內比外之法欒盈良霄書族以郅快黑肱比之

林父華亥書族以庶其牟夷比之嚴討賊也先儒不得其法秦

漢以下亂賊多逋誅然則孔子去氏何義也古者天子賜姓諸

侯賜氏凡姓氏君王賜也于是有普天率土之義又姓于文從

女生重其所以生也是故凡亂臣叛臣及陵蔑其君者皆去氏

以昧其生理者治之應龍去氏崇明逆璫及閹獻諸賊準此

二十有一年春巡撫王繼光討播應龍取我師楊應龍詭乞降

官軍不設備軍覆應龍使其黨攜金入京行間討議久不決

論曰隱十年無正左氏記十年正月會中正定元年無正左氏

蜀輿記

卷首

三

記正月城成周哀季四年無正左氏記十二年正月用田賦以

見史文有正月而孔子削之神熹亡國之君也凡正月書春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復礦稅太監王虎請招礦盜編富民為礦

頭訖四十八年七月帝崩以遺詔停止

論曰孟子七篇開章即戒王何必曰利而以弑奪終之司馬遷

所謂利誠亂之源也神宗踰嘉靖覆轍礦稅三十有一年當時

謂小則爭掠大則嘯聚自是民窮盜起以訖于亡

冬十有二月稅監四出張明亡之本也自是獻礦洞者每遣中使偕原素

往勘首織輸葛延遍天下所至納奸民為爪牙搜括及竊盜奴

告主者昇以十之三中人之家大半殘破有司稍忤以阻撓速

治

二十有五年應龍流劫川東亂出江津南川合江咸被劫掠明年

大掠貴州諸屯堡及湖廣四十八屯楚黔道梗禍及鄰省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應龍屠綦江盡掠貲財子女餘屠之投屍

蔽江水為赤

二十有八年春石砭宣撫馬千乘及妻秦良玉破賊于鄧坎正

月朔二日官軍晏飲良玉料賊必乘間與千乘嚴備令其下解

甲韜戈者斬是夜賊五道并出諸營驚潰惟石砭兵奮擊一夜

卷首

四

破金筑等七寨黎明抵桑木關號天險官軍不能上石砭兵鈎

連上山出關後破之功第一化龍恥官軍無功匿不以聞應志及馬氏家傳

傳

論曰故老傳聞及私家傳誌可據乎曰可據孔子作春秋疑以

傳疑亦信以傳信左氏據國史雖事多而未備公穀據傳聞家

傳每獨得經心足以正國史之紕謬者如逆婦姜于齊及齊國

佐盟于袁婁之類是也

夏六月朔六日督師李化龍使總兵劉綎奪海龍圖播州平應龍

伏誅 化龍會文武于重慶二月十二日分道出師部將嚴整

諸酋驚曰真天兵也海龍圍者賊倚為天塹四月劉綎歷圖而

壘五月十八日築長圍應龍裸婦女置于圍上官軍銃礮暗天

苦雨將士馳淖中六月四日天忽霽踰二日破大城入計出師

至平賊百十有四日分播地為二遵義隸蜀平越隸黔劉應龍

屍磔其子朝棟等于市

論曰播于漢屬牂牁郡自楊端受封凡七百餘年不遭屠戮人

境桃源也楊烈仇長官應龍益以殘虐諸大姓患苦久矣播雖

欲不為內地將得已乎然自是蘭寇流寇來去若摧枯七姓幾

無遺種嗟乎楊氏自棄其土地人民播人又自棄而為他姓所

卷首

卷首

五

有盛衰倚伏其可常乎播子 國初隸蜀旋隸黔其科名常為

兩省冠蓋獻忠屠蜀隸籍者多川南舊族云

三十有四年春三月大學士沈鯉請撤陝西稅監不報

論曰不請撤天下而請撤陝西梁永之監秦尤毒也人怨極矣

則天怒于上

夏五月丁丑有支干則書無則書日有大星自西北流東北 卯刻大如盂

赤色有光

論曰闕獻將生而妖星先見自西北流東北者由秦入燕象

妖賊伏誅 南京妖人劉元緒謀反詭稱闕地李王以長至日李

王出世事覺誅之

論曰李淳風秘記李繼朱謂亞子滅朱梁也宋太祖易置其序
明人遂謂李繼朱明宋獻策又以是干闖妄矣然妖言李王出
世則自成將生識也

萬曆三十三年一羽士伏壇魂至天門見包拯奏曰自唐黃巢
宋秦檜以來中界罪犯久埋地獄未正天刑帝命九天清獄會
議奏曰罪犯萬萬應刀兵劫內勾消着冥司判生人道因遣諸
煞星降生帝憫之命太白金星因事救解見明季北畧
時民間葉子戲圖宋梁山泊綽號以百貫滅活為勝負有曰閻

易通鑑

卷首

六

獻曰大順名曰馬弔謂福王馬士英永明王馬吉翔也

是時河北尙夸調皆男女相愁離別之音中州諸王府樂府絃
索繁促淒緊聽之哀蕩識者曰天下不久盡矣

六月陝西地震

八月丁巳二十一日戌時李自成生米脂縣雙泉堡農家獻忠以是日亥時生北畧

五月十一日與膚施人張獻忠同歲皆隸延安府自成父守忠娶金

氏無子禱華山夢神以破軍星為之子生自成父夢一騎入門名闖見二句見北畧

呼為皇來兒六歲教之識字頗強記顧跳跟不可禁守忠曰

皇來兒後當富貴其如頑戾何綴卷有林生者膚施縣柳樹澗

人吉村金明驛之東土橋一日歸家中途大風雨急奔東岳廟

入避倚柱假寐俄聞異香望燈燭交輝執事者遍堂上下忽報

曰黑煞星君下界矣廟神緋衣平天冠踉蹌佇候林生雜稠人

中望雲端一簇人馬擁仙輿飛下一赤髮藍面者昂然入登座

恣飲噉廟神侍言曰星君此行奉上帝勅旨亦應萬民劫數但

職忝東嶽主生願星君少延殘喘庶德非淺星君怒已而見陳

設豐腆微領而出望望投已村而沒林生牽侍者衣問星君何

人曰汝弟子也清晨抵家隣張宅果于是夜生子少長師林生

年餘不識一字父使牧羊又無賴為狗偷未幾為流賊林生老

易通鑑

卷首

七

矣猶能言其事李調元記關於沈祖惠

論曰真人之生非偶大盜之生亦非偶天厭明德自嘉靖已然

況益以神宗之貪情乎是時造化人事相繼告凶當國者顧猶

憤憤而莫之省也噫

礦使乘雲殺石砭宣撫馬千乘千乘英武有才畧以開礦石砭

忤內監邱乘雲逮下雲安今雲陽縣獄瘐死子祥齡幼朝命以良玉

領司職應志

四十有六年秋七月加天下田賦時遼餉無措准貴州地磽不

加餘省依萬曆六年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額至八百萬

時遠餉五百餘萬軍用少舒而天下蕭然民窮盜起

論曰神宗二十七年以播亂加川楚田賦四十一年以後疊加淮揚田賦未聞事畢減之也今盡加天下田賦至天啟三年增田賦又括天下庫藏輸京師自古之損下益上未有甚于明季者也然皆盡于關賦之手何利乎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信哉

四十有八年秋八月石砭宣撫秦良玉援遼與子祥齡守榆關力戰罔懈晉封二品夫人祥齡指揮兄邦屏戰死渾河贈都督僉事是秋七月帝崩光宗立罷天下礦稅及監稅中官起建

易通鑑

卷首

八

言得罪諸臣一月而殂皇長子由校立

熹宗天啟初年秋九月永甯崇明入于重慶以叛永甯界黔蜀崇明奢氏猱猱種洪武中歸附世宣撫崇明外恭內陰鷲子重尤驍策會徵兵援遼使土目樊龍帥兵至重慶巡撫徐可求汰其老弱餉不給遂殺可求及道府總兵等五十餘人

論曰崇明罪浮于應龍據重慶賊我撫臣躡我成都訖崇禎二年而後伏誅其流毒外矣然其端始于餉不給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崇禎元年山西巡撫耿如杞秦督楊鶴甘撫梅之煥皆以稽餉致勤王兵譁潰而為賊必有小人名為省費益公而陰

濟其剽餉之私者覆轍相尋至于殺身誤國而莫之省也噫

冬十月圍成都書月久之也凡百有二月而圍始解承平久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

人繼起應之陷遵義劫納溪瀘州江安興文永川榮隆壁山內江新都皆失守城中兵二千餉又絀左布政使朱燮元斂二百里內粟入城嬰城固守賊薄城土司坤汝常擊卻之次日賊障草裹竹牌鉤梯附城以火箭火磚衝擊之又累土山夾蓬壘伏弩射城城中總力士持芻塋當火舉山隙賊大沮又決都江堰灌濠賊以治橋得少息

通判胡平表如石砭乞師通判微者書錄賢也平表雲南臨安舉人官忠州

易通鑑

卷首

九

通判在圍城中縋城徒跣走石砭乞援良玉自援遼反抵家縋一日喘息未定又征播不賞未肯行平表慷慨號泣勺水不入口五日良玉大感動適崇明遣使資金求助良玉斬使祭纛以金犒軍遣邦屏子翼明領兵四千潛據南坪關扼賊歸路邦屏子拱明領兵四百焚賊船阻其東下良玉與祥齡帥兵六千鼓行而西復內江安岳樂至等縣復新都得賊積糧軍大振燮元使平表監良玉軍兼屬志

進朱懋和化龍名燮元字輕重之衡也為巡撫賊忽自林中大譟數千人擁

屋如舟長五十丈樓數重牛草蔽左右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

曳以午俯瞰城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用巨木爲機閤轉索發礮飛千鈎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反走會賊將羅象乾反正崇明夜遁走瀘州

論曰播亂十年而後定然患獨中于近播蘭亂九年而後定其患遂中于川西東南使閫帥無李朱荼毒比于闖獻矣秦良玉奏功于李朱而譴于邵捷春陳士奇擇帥誠廟堂之經務哉

二年春二月初九日邦彥以水西叛圍貴陽府安氏世水西宣慰安位幼邦彥挾之反大兵克永甯崇明走匿水西二賊合遂圍貴陽掘環城墳墓殺戮甚慘撫臣李樸固守官廩竭米升至

蜀鑑錄

卷第

十

二十金草木敗草盡初食死人後食生人至親屬相啖部卒屠人肉四斤易銀一兩中舊戶十數萬至十一月圍解存者千餘人新撫王三善救至邦彥走陷遵義三年四月川師復之四年陷貴州殺巡撫三善

論曰貴州古羅施鬼國夷人火濟從諸葛南征孟獲封羅甸國王訖唐宋不失爵土或謂貴州毒霧瘴氣無宛馬邛竹可動中邦愛慕致外阻蠻荒明太祖既得雲南以黔西北界川滇東南鄰楚粵本非絕域宜麗皇輿洪武十五年始置貴州都指揮永樂十一年設布政使司貴陽遂爲重鎮衣冠文物比于諸華然

自是兵亦如內地豈混沌之殷一鑿轉不如渾噩之可以長世歟夫火濟傳世千年楊端傳世八百年上下相安猶有古諸侯屏藩遺意謂封建之不可行于後世者恐非通論也

夏五月石砭宣撫秦良玉復重慶府民屏擒賊樊虎連奪二郎佛圖關良玉夜攻通遠門斬樊龍以次復瀘州忠州捷聞晉良玉一品夫人授都督充總兵官

三年秋八月忠賢弒太妃趙氏及裕妃張氏魏忠賢與客氏比恐中入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幽裕妃別宮絕飲食天兩擗窗溜數口而卒皇后數于帝前刺客魏過失后方震客氏

蜀鑑錄

卷第

十一

以計墮之帝因之嗣

論曰熹宗可謂寄生之君矣趙氏先宗妃熹宗母二妃以無罪死而不問不子又不夫三綱絕矣故首篇以是終

卷之一

是編以三年十二月始者十二月者漢書之所以終明何
以終于熹宗三年以逆閹提督東廠也逆閹傳天子又偕行天
子事自東漢以來所未有天怒人怨莊烈不幸而承其弊也悲
夫

冬十有二月忠賢提督東廠 每出入車馬輿衛僭擬乘輿內閣
部外督撫有不出其門者多得罪

吳氏偉業曰思陵身遭百六而不知逆閹竊柄七年于建牙大
吏遍置私人其政事衡決法令廢弛足以蘊災而釀禍天啟中

勅諭

卷之一

秦撫喬應甲延撫朱蒙童皆以黨閹出應甲貪婪狂易四封
之內攻亭長殺官吏而不問童蒙腹削軍餉助三殿大功兵民
側目自兩人始而逆閹寵任私人實由熹宗寵任逆閹始彌留
之際猶以任忠賢為囑真所謂至死不悟者矣

五年夏六月殺前副都御史楊文瑞善人天地之紀也而
驟絕之不 譚字文瑞光斗字遺直

論曰三代後善養士氣者莫如漢明世祖曰咄咄子陵不可相
助為理耶明祖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天語謙光萬年佳話士
雖至陷胸決腹而不悔者其風義遠也明至熹宗之季猶有楊

左諸人樹人之澤遠矣哉

七年夏五月立宦者生祠于國學 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
子疏曰孔子作春秋厥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厥臣誅黨人
許之同時張生欲請忠賢與孔子并祠國學自言子路擊之遂
殞

六月大旱通遵義守召黃冠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詰之
言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章出遲問何事曰戰場起于陝西
秋八月帝崩皇弟信王即皇帝位有大聲發于殿西 方朝若天
崩地塌樞馬皆驚百僚震恐識者曰鼓妖也西方有事其將犯

勅諭

卷之一

闕子

冬十有一月忠賢及夫人氏伏誅 忠賢畏罪自縊磔屍河間籍
客氏家得官人震八莫如呂不韋李園故事榜掠死 自是始
書元年正月煮煉山得正其終非自古亡國之君比也

戊辰莊烈皇帝崇禎元年春正月火妖書 五鳳樓前獲黃袱題云
天啟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內侍以聞上命推之科臣奏此
必奸人所為一加推究必有簀鼓聖聰者立火之

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秦天赤如血占曰赤青有急兵 已正漸黃日始出
自四月不再至于秋七月

論曰春秋于僖公二年書夏十月不雨明年書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歷三時三書不雨不言至于穀梁所謂閏雨也文公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總書之者穀梁所謂不閏雨也流賊起職方李繼貞請賑延綏爭之經年僅以十萬金塞責寇益熾其亦可謂不閏雨者矣

八月淫雨

霜殺稼饑三者皆張盜起之本也

論曰經書僖公三年六月雨者穀梁所謂閏雨也他公書不雨無書雨者以事比之其言信淫雨八月則非可喜矣

冬十有一月邊民作亂于陝西 秦撫喬應甲延撫朱童蒙以閩

蜀通鑑

卷之一

三

黨刻削軍餉胡廷晏繼之益賸耗罷懷民不堪復無所憚以此糾合邊人爲賊是月白水王二府谷民王嘉允倡亂李自成張獻忠往從之自成鬪狼無賴數犯法米脂令將置之死得脫妻韓氏故倡也縣役與通手刃之偕兒子過亡命甘州投參將王國爲兵以索餉不得殺國從其舅高迎祥爲亂迎祥自號闖王自成號闖將 獻忠少從軍犯淫掠嘗斬總兵陳洪範救免刻梅檀爲洪範像事之面黃身長而瘦最剽悍賊號黃虎其後號八大王旁掠延安諸郡邑 論曰流寇不可制邊兵多也闖獻尤邊兵之驍悍明有九邊何

以反者獨秦三邊兵延綏據河爲寨斥衍千二百里築三十六堡分險列戍常仰食縣官自萬曆四十九年訖崇禎改元延餉缺額至一百三十八萬又撫延者先後皆閩黨自殷月削新餉均輸間架三者數日增吏因緣爲姦民不堪命一遇歲荒必挺而走險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唐臣陸贄有言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自世宗稅礦以來以天下之大奉一人而不足天將厚其壽而降之罰思陵不幸而丁其時也

己丑二年春正月地大震

秋八月總督朱懋和大敗賊于永甯崇明邦彥伏誅

蜀通鑑

卷之二

四

癸丑有一月山西巡撫耿如杞以邊兵入援至京師潰 山西沿邊勁卒已至都兵部調守通次日調守昌三日調守良鄉功令非列營汛地不給糧邊兵勞且餒五千人四出劫掠耿以不戢軍逮五千人散歸山西自成與合旬日衆萬餘推高迎祥爲首勢益張

延綏吳自勉兵至中途潰 總兵自勉沿途逗遛賄放精兵變賣營馬兵潰而爲賊

三邊總督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勤王兩師潰 皆以稽餉譴潰畏誅亡命倡饑民爲亂

都督秦夫人誓師入援不名進之也時中原荒旱各鎮兵觀望不前良

玉裊糧誓師駐兵宣武門外商民安堵召見平臺賜麟玉詩四

章有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之句六年以蜀有百

丈關警命還蜀良玉留子祥齡婦張氏駐京防守七年還蜀

論曰如杞師潰兵部之責也延綏兵則自勉潰之如杞論死而

自勉善歸將何以激勵天下是年秦督甘撫兵亦以稽餉譴非

盡督撫之罪也東事急朝議核兵餉釐汰諸邊裁額數十萬乘

障兵咸譏而下給事中劉懋請裁驛站則益譁而武弁之居剋

坐糧出剋行糧比比皆是也良玉一婦人而軍行有紀秋毫不

蜀鑑

卷之

五

犯諸鎮帥視此能無愧乎

秦督楊鶴求撫于賊延安知府張鵬慶賊于延川王子順矩三

兒等求撫受之鶴遂遣官持牌四出賊魁黃虎小紅郎一丈青

等均給免死牒但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其後招降神一魁給賞

花紅鼓樂前導令其設誓則赦之自是羣盜視督撫如兒戲矣

有潼關道胡其俊者獨頭虎已出其竟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

贐索酒肉傳致給之

庚午三年夏四月獻忠據十八寨

六月職方郎李繼貞請賑延綏不報

延綏大旱山西以防河閉糴延綏民流亡載道斗米銀六錢米

庸人從賊者十之七邑幾空

吳氏偉業曰當時以延綏視延綏未嘗以全秦視延綏以秦視

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故忠言不用豈知涓涓不塞將成江

河後雖欲圖之而不得矣

辛未四年夏太白晝見熒惑再入鬼宿犯積屍氣

河南草生戰鬪狀此與宋兵馬蟲何異人馬形狀若披甲持矛

秋七月賊圍寶莊不克趙四見六千餘人入山西沁水縣東北

寶莊為張忠烈銓里居銓父尚書五典築堡堅四兒至銓子道

蜀鑑

卷之

六

滑道澤官京師銓妻霍氏守舍族將逃霍氏曰避賊家不保出

而遇賊身不保等死耳盡死中求生躬率奴僕環守賊攻四日

傷于矢石賊總督洪承疇兵至遂遁出避者多遭淫戮惟張氏

堡完冀北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論曰是不但夫人城亦娘子軍也銓女鳳儀以妻石砭馬祥齡

當于元年良玉入京日祥齡夫婦死忠詒令名百世銓固知人

女亦有母霍氏風小戎之詩未足多也

獻忠就撫于總督洪承疇

壬申五年春獻忠與高迎祥紫金梁等寇山西

論曰洪亦撫賊而即叛者然賞獻就撫于洪非若楊熊之求撫于賊三年王左掛謀叛洪誅之四年洪勞降者酒伏兵殺三百二十人洪非以撫為利君子無譏焉

流賊犯東鄉太平流賊亂蜀始格裏眼蝎子塊越巴山犯東鄉太平沿

途殺掠隨入秦而過天星一斗栗等躡通江新甯總鎮兵變劫保甯關箱破昭化縣旋受撫與下一條據歐陽直書

渠縣民變誌亂本也生員鼓誤擊死衙蠹數十人

論曰總鎮兵變武員不得其人也府縣民變文員不得其人也予聞諸父老明季征派煩民窮財盡胥役索僅數千痛切骨不

蜀鑑

卷之十一

七

省紳士黃鼓其間一呼而挺擊者數百人犯上者作亂之漸宜大盜乘虛而入也太慈青羊之禍始此矣司民牧者其凜凜于朽索之馭乎

秋九月賊圍懷慶流賊亂河南始賊魁五自山西南陷修武圍懷慶上以

薄封重地切責豫撫樊尙璟殺賊自贖

癸酉六年春正月豫楚赤氣竟天 每日西望赤氣竟天十餘年至

乙酉夏始復故

丁酉賊闖入畿南 賊亂山西五年至是分爲二一窺固關一南

入懷衛中州大震

三月賊攻百丈關 官軍敗沒良玉自京師還

宣慰馬祥齡與妻張鳳儀逐賊敗于侯家莊鳳儀死之 王家允

王自用等分窺祥齡與妻分逐之軍少敗沒鳳儀健勇有母霍

氏風從姑良玉男裝擊賊諸書作土司或作馬氏俱非

夏六月既望叙州府城鳴 翼日晝晦夜城西北隅有聲如潮平

明灘徙去城一里

冬十月丁卯晉豫賊偷渡澗池 二十四營乘冰渡河南犯閬鄉

陷澗池自此三晉畿南河北懷衛漳三郡不受兵者十年賊禍

遂蔓于江楚蜀

蜀鑑

卷之十二

八

流賊躡北鄙流賊亂蜀始說順搖天動黃龍初犯蜀號搖黃名棒

賊以無戈中故後分十三家如整齊王張顯遵天王袁韜逼反

王劉維明王虎混天星王高奪食王王友進邢十萬尾九思黃

鶴子景可劉震天王白蛟龍順虎混天星梁時政及王光興楊

秉允陳琳等分道劫掠刺諸年少額使不得歸其歸者官皆以

爲賊戮之由是從賊愈衆搖黃所至惟呈中無賴背主點僕賊

倚爲耳目不殺利其勾引或陰爲內應彼亦利賊來得以逞其

夙忿時民聞新立寨礮器械技勇未嫻賊至即破先拷藏金不

厭則剔目截舌斷手斮脛剥皮抽腸貫小兒子矛上投生人于

湯火視其跳躍呼號以為樂種種酷暴不可縷述惟好施之家善御奴僕之主被虜猶有代為解釋否則無遺種矣自壬申至于癸未賊去兵來兵去賊來川東北訖無甯日賊酷于焚劫瑣細不收兵不殺人而劫掠一同于賊并敝衣小物皆收之民不聊生自是始節瀧瀨囊

論曰閩獻之惡大而速搖黃之惡小而久閩獻屠大都名城如疾風捲簾決裂于旦夕之間搖黃劫鄉村搜硎寨如食葉春蠶非日積月累不能盡及閩獻駢誅搖黃播毒二十有九年而或以天年終者明季以兵威之而不足國朝以檄撫之而有餘

蜀鑑

卷之一

九

興亡之勢異也且搖黃據大山為巢穴見官兵即奔退復出行同鼠竊閩獻皆恥之大吏惡以盜聞又以其僻遠不攻郡城未嘗入告而通江李氏廣安歐陽氏皆川北人謂搖黃惡于閩獻蓋親見其屠戮之久也恐事湮沒據其所錄著于篇

甲戌七年春二月流賊自楚入蜀王申夔州府詔同知何承先死之

賊自河北渡河走河南歷荆襄破宜都歸州入蜀時正月二十七日楊正芳有金沙鋪李卓有蓮花坪鄧垸有胡地冲許成名有仙女山諸捷若使川撫董石砬力扼夔巫諸鎮戮力可望成功而守隘無人賊遂闌入陷巫山遂陷夔州及太平大昌

閬縣新甯諸邑大昌有羅傑者正衣冠讀書罵賊遇害

三月賊犯梁山白兔亭不克中書涂原自京旋里結萬縣白桿士兵三千人合鄉勇據白兔亭伐木盛徑以竹畚囊石擊之毒弩矢血滿纒立斃俘三十二人訊之奎木狼也可証是年入蜀為獻賊之誤賊走萬縣入太平新撫劉漢儒請擢涂原以蜀人鍊蜀兵知地利又諳賊守時不能用

論曰議者咎當事不用涂原子尤惜撫軍不能用秦良玉涂原一試之效良玉十試之效也

賊圍太平都督秦夫人救之會祥齡自比同軍前後夾擊大敗

蜀鑑

卷之一

十

之屬忠

論曰良玉母子以元年入京良玉六年歸祥齡七年歸久羈暴露而不離叛者惟石砬白桿兵耳以視元年中途潰至京師潰者何啻倍蓰

黃州晝晦明日地震聲如雷

夏四月鳴銅鼓于叙州在母猪洞聲聞一晝夜

兩灰不地金蜀皆然見歐陽書

賊陷劍州掃地王過天星一斗粟等由甯羌入廣元總兵張爾

奇檄張令守中子鋪賊由間道陷劍州爾奇援兵至賊奔百丈